眞心直說註解（七）

臺南　林秋梧

眞心息妄

或曰。眞心在妄則是凡夫。如何得出妄成聖耶。曰古云。妄心無處卽菩提。生死涅槃本平等。經云。彼之衆生幻身滅故幻心亦滅。幻心滅故幻塵亦滅。幻塵滅故幻滅亦滅。幻滅滅故非幻不滅。譬如磨鏡垢盡明現。永嘉亦云。心是根法是塵。兩種猶如鏡上痕。垢盡時光始現。心法雙忘性卽眞。此乃出妄而成眞也。

（註）經指圓覺經。引用經文解釋、可參見宗密的『圓覺經略疏』。永嘉亦云以下的句出『證道歌』。原文盡時作盡除。

（解）有的問道、眞心被迷妄所遮敝的時便是凡夫、那未怎樣會脫出迷妄的重圍去成聖成佛？答道、古代的高僧說、「能使妄心沒有可站住的地方之時、那個人就是證了菩提的果地。生死涅槃也只爲了妄念才生出分別起了憎愛、不然原是平等沒有兩樣的事。」『圓覺經』說、「他們衆生迷時執有、不知此身、畢竟無體、和合爲相、實同幻化。可是一旦執著離盡、便能滅此幻身。四大旣滅、幻心便滅。知道心是由識緣而生畢竟如幻的時、幻塵則滅。六塵旣滅、凡屬緣生如幻生幻滅者、皆是無相。無相卽滅。然而衆幻雖滅、自性常存、不假緣生。所以非幻的不滅。這樣的修道可比磨鏡到塵垢盡滅的時自然明現起來的一樣、若能如實觀察（磨）知道人執法執（垢）畢竟兩空（現）的時、眞心自然就會顯現出來（明）。」永嘉大師亦在他的『證道歌』中說、「心是根、法是塵、心法兩種都像鏡面上的汚痕。汚痕塵垢盡除棹的時、鏡就光起來。同一樣、能達到心法雙忘的妙境、那時的本性才是明覺的。」眞心上面所說的就是出妄成眞的方法呀。

（備考）大珠禪師道、夫法雖無種性。應物俱現。心。幻也。一切俱幻。若有一法不是幻者。幻卽有定。心。空也。一切皆空。若有一法空。不空義不立。迷時人逐法。悟時法由人。如森羅萬象至空而極。百川衆流。至海而極。一切賢聖。至佛而極。十二分經。五部毗尼。五章陀論。至心而極。心者是總持之妙本。萬法之洪源。亦名大智慧藏。無住涅槃。百千萬名。盡心之異號耳。

（『大珠禪師語錄』卷下）

或曰。莊生云。心者其熱燋火。其寒凝氷。其疾俛仰之間。再撫四海之外。其居也淵而靜。其動也懸而天者。其惟人心乎。此莊先生說凡夫心不可治伏如此也。未審宗門以何法治妄心也。曰以無心法治妄心也。

（註）莊生就是莊周、戰國蒙人、嘗爲漆園吏。其學無所不窺。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。故其著書十餘萬言。大率皆寓言也。楚威王聞其賢。迎以爲相。辭不就。本文引句出其著『莊子』在宥第十一。其熱燋火云々、『集註』云、夫焦火之熱、凝氷之寒、皆喜怒并積之所生、若不彫不琢、各全其朴、則何氷炭之有哉。其居也云々、『集註』云、靜之可使如淵、動之則係天而踊躍也。希高慕遠、故曰懸天。其唯人心乎、『集註』云、人心之變、靡所不爲、順而放之則靜而通、治而係之則跋而憤騎。憤騎者不可禁之勢也。宗門指禪宗、以外諸宗稱教門。『楞迦經』一云、「佛語心爲宗、無門爲法門。」『祖庭事苑』八云、「宗門謂三學者莫不宗此門。故謂之宗門、正宗記云所謂吾宗門乃釋迦門一佛教之大宗正趣。……乃知古者命吾禪門謂之宗門而尊教迹之外殊是也。」

（解）有的問道、莊子說「人們的心受了外界的支配、不住地動搖、憤怒時則熱得像燋火一樣、一遇失望便又冷到和凝一般、其變化的迅速、在一垂首之中就可以週行到四海之外、無事時深淵似的平靜、激動時便連天上也要跳上去、嗳！多麼變化多端的人心啊。」莊周先生論凡夫心不可調治降伏是這樣的。不知道你們禪宗要用什麼方法來治伏妄心？答道、用無心法可以調治妄心。

或曰。人若無心便同草木。無心之說請施方便。曰今云無心。非無心體名無心也。但心中無物名曰無心。如言空瓶。瓶中無物名曰空瓶。非瓶體無名空瓶也。故祖師云。汝但於心無事於事無心。自然虛而靈寂而妙。是此心旨也。據此則以無妄心非無眞心妙用也。從來諸師說。做無心功夫類各不同。今總大義略明十種。

（註）方便是利他的手段。方是方法、方正之理。便是便用、巧妙的言辭。『大集經』十一云、「能調衆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是名方便。」祖師指德山宣鑒禪師。師劍南人、俗姓周氏、初究律藏、貫通性相、常講『金剛經』、故時人謂之周金剛、歷游南方、途次被婆子一撥、參龍潭崇信、打破漆桶、住澧陽三十年、會唐武宗廢教、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、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建德山精舍、號古德禪院、請師爲第二世、開山乃總印禪師也、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寂滅。壽八十、臘六十五、敕謚見性大師。本文引句見『景德傳燈錄』（十五）。功夫和工夫同、刻苦辦道的意思。

（解）有的問道、人若無心便和草木同樣、怎會治得妄心？你說的無心到底是什麼、請用個方便給我了解罷。答道、現在我所說的無心、不是因爲沒有心體、所以叫做無心、不過是把心中沒有雜念的叫做無心啦。譬如說空瓶一樣、瓶中沒有什麼的時、那箇瓶便是空瓶、不是沒有瓶的形體才名做空瓶。所以德山禪師說、「你們只要能用工到心無一點雜念、且對於一切事不生出妄心的時、自然就沖虛靈明、寂靜妙粹。」所謂無心的大意便是這樣吧。照上面所說、便可以知道無心就是沒有妄心的意思、不是說沒有眞心的妙用的。從古以來、歷代祖師所說關於做無心的工夫、方法各々不同。現在籠統把大概的意義分作十種、將牠簡單說明吧。

（備考）無心者無一切心也。如々之體。內如木石不動不搖。外如虛空不塞不礙。無能所。無方所。無相貌。無得失。（『傳心法要』卷上三頁）

大寶積經云。文殊師利言。如人學射久習則巧。後雖無心。以久習故箭發皆中。我亦如是。初學不思議三昧。繫心一處。若久習成就。更無心想恒與定俱。先德云。一念妄心僅動。即具世間諸苦。如人在荊棘林。不動則刺不傷。妄心不起恒處寂滅之樂。一念妄心纔動即被諸有刺傷。故經云。有心皆苦。無心即樂。（『宗鏡錄』四十五）

若不起妄心則能順覺。所以云無心是道。（同前八十三）

一曰覺察。謂做功夫時。平常絕念隄防念起。一念生便與覺破。妄念破覺後念不生。此之覺智亦不須用。妄覺俱忘名曰無心。故祖師云。不怕念起只恐覺遲。又偈云。不用求眞唯須息見。此是息妄功夫也。

（註）祖師云々之句、只恐二字『宗鏡錄』作唯慮。偈指信心銘。見是妄見。

（解）第一叫做覺察、是說做工夫的時、平常要斷絕妄念、隄防妄念發生、一遇妄念發生便即刻用覺智破之、妄念被破、覺智發現後念自然不會繼續、不但如此、更進一步連這個覺智也不消用、這樣地妄念覺智俱忘、才叫做無心。所以古代的祖師說「不怕念起、只恐覺遲。」又『信心銘』道、「不用求眞、唯須息見。」這便是息妄的工夫了。

（備考）關於息妄的工夫、永明壽禪師說得較詳細。他說、「一念心起有二種覺、一約有心者、察一念纔起、後念不續、即不成過、所以禪門中云、覺起是病、不續是藥。然而『起信論』云「若後念覺知前念。此雖名覺、猶爲不覺。」故約有心說、以是初行凡夫故。二約無心者、知初起時、即無初相、不待後念更滅、以正生一念之時、畢竟不可得故。故經云「一念初起無有初相、是眞護念。」云々」（詳細參見『宗鏡錄』卷三十八）

二曰休歇。謂做功夫時。不思善不思惡。心起便休遇緣便歇。古人云。一條白練去。冷湫地去。古廟裏香爐去。直得絕廉纖離分別。如痴似兀方有少分相應。此休歇妄心功夫也。

（註）休歇、歇是止、說妄住於大安心之處、放棄諸念休息萬事、這就叫做休歇。『碧巖集』云「且道古人畢竟向什麼處休歇。」不思善不思惡是透脫善惡二見、住於唯一絕對之念的意思。在相對上有善惡、不是要除却之、也不是不能分別善惡、只因善惡本來是由我們的分別所生的、所以要了悟差別實性即是空無、而不執着於二見、就是指這箇意思。文句出『六祖壇經』行由第一。古人是石霜慶諸禪師、青原派下、廬陵新淦人、姓陳氏、年十三依洪井西山超鑾禪師出家、初學戒律、後參潙山、更參道吾圓智、遂達蘊奧、受心印、嗣大法、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、朝遊夕處人莫能、識後爲洞山价和尙所知、舉之住石霜山、師居石霜山二十年、唐僖宗皇帝賜紫衣、不受、光啓四年（西紀八八八年）示寂、勅諡普會大師。古人云以下三句出『道樹錄』、所謂石霜七去中之三去、該錄云「石霜諸禪師遷化、衆請首座繼住持、時九峰道虔禪師爲石霜侍者、白衆問首座曰、先師道、休去、歇去、冷湫々地去、一條白練去、寒岩枯不去、古廟香爐去、一念萬年去、明什麼邊事、會得即住持、會不得不可。一條白練去、白練是熟絹、潔白不染色。這句是說煩惱妄想的塵垢盡除、潔白淸淨要似白練的意思。冷湫々地去、這句是說像寒潭死水一樣、要連一點煩惱的熱氣亦不得有的意思、湫是凉冷、地是助字湫々地是冷的形容詞。古廟裏香爐去古廟裏的香爐沒有人家燒香、所以連點暖氣熱氣也沒有、這句是比喩煩惱的熱氣消盡的意思。廉纖是微雨貌、

顧瑛詩云「西風陣々鹿織雨。」如痴似兀句出『碧巖集』第三十四則。兀是獃。相應是契合。

（解）第二叫做休歇、是說做功夫時、要透脫善惡二見、安住於絕對唯一的無念的境地、妄心若起便將牠放下去、遇了外境諸緣便把牠休止下去。石霜禪師「道學人用工夫須要純淸絕點莫得汚染同白練一樣、萬法觀空淸淨無爲和寒潭冷水一般、無明淨盡煩惱無餘似古廟裏的香爐那樣才够。」這樣地一直放下不許雨絲般的間隙、離却一切分別、到那如痴似獃而實非痴非獃的境地、才有幾分和眞心得契合、這就是休歇妄心功夫了。

三泯心存境。謂做功夫時。於一切妄念俱息。不願外境但自息心。妄心已息何害有境、卽古人奪人不奪境法門也。故有語云。是處有芳草。滿城無故人。又龐公云。但自無心於萬物。何妨萬物常圍繞。此是泯心存境息妄功夫也。

（註）泯心、泯是滅、心指妄心。外境、外是心外、境是塵境。古人指臨濟惠照禪師。鎭州保壽延沼禪師記師大略曰「師諱義玄。曹州南華人也。俗姓刑氏。幼而穎異。長以孝聞。及落髮受具。居於講肆。精究毘尼。博頤經論。俄而歎曰。此濟世之醫方也。非教外別傳之旨。卽更衣游方。首參黃檗。次謁大愚。機緣語句。載于行錄。旣受黃檗印可。尋抵河北。鎭州城東南隅。臨滹沱河側。小院住持。其臨濟因地得名。……適丁兵革。師卽棄去。大尉默君和。於城中捨宅爲寺。亦以臨濟爲額。迎師居焉。後拂衣南邁至河府。府主王常侍。延以師禮。住未幾卽來大名府興化寺。居于東堂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坐。與三聖問答畢。寂然而逝。時唐咸通八年（西紀八六七年）丁亥孟陬月十日也。門人以師全身。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。勅諡慧照禪師。塔號澄靈。」奪人不奪境是臨濟禪師所創說的四料簡之一。『五燈會元』臨濟章曰、「師後住鎭州臨濟。學侶如雲集。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、我於此欲建立黃檗宗旨。汝且成褫我。二人珍重下去。三日後。普化却上來問。和尙三日前說什麼。師便打。三日後克符上來問、和尙前日打普化。作甚麼。師亦打。至晚小參曰。有時奪人不奪境。有時奪境不奪人。有時人境兩俱奪。有時人境俱不奪。」這便是四料簡的出處。完全是個爲人的活手段、非豫先設有四種料簡的。就是四料簡的名稱也是到了臨濟的法孫南院和尙的時才這麼叫的。奪是與奪的、也說殺。人是主觀、和心或自己同樣。境是客觀、與物或萬法同義。全句指不立客觀界外的主觀界、不認物質或萬法之外有心及自己。換句話說、就是指客觀界獨立的境地。無論

是主觀啦、客觀啦、心啦、物啦、自己啦、萬法啦、都是依據我們心識而分別的相對上的偏見、於物自身而言却是絕對不二。所以立一法他法自攝盡於其中不餘一物。譬如一張紙、表外無裏。裏外無表。所以立表、裏自攝於其中。奪人不奪境便與此同樣、是奪殺主觀活現客觀的機鋒、即立萬法時自己亦攝於萬法的道理。這拿師家接納學人的手段來說、就是奪去學人胸中所珍重的一切見處(人)、而使之一如於萬法的作略吧。古人道、奪耕夫之牛、奪飢人之食、就是這個意思了、法門、法是敎法、門是通入之義、因諸佛敎法使衆生能脫生死入涅槃門、所以叫做法門。『維摩經註』八云「肇曰、言爲世則謂之法。衆聖所由謂之門。」是處就是此處。芳草即香草、『楚辭』云「何昔之芳草兮、今直爲此蕭艾也。」故人是舊交的朋友。龐公、唐代人、龐姓、名蘊、字道玄、衡陽人、世以儒爲業。唐貞元初、謁石頭希遷、契禪旨、又與丹霞天然交、後往江西參馬祖道一、嗣其法、留住二年、爾來機鋒頗迅捷。世稱爲震且維摩。其妻龐婆、女靈照、亦皆參禪。寂年不詳。

(解)第三是泯心存境的方法、說做工夫時、對於一切妄念要全部打滅、不可受外境的纏縛、只管把自己的妄心休息下去。妄心若消滅後、那時便無論有什麼境在展轉、都可以安住於泰然自若的田地。臨濟禪師所提唱的奪人不奪境的法門、就是這麼樣的。所以有句話說、「是處有芳草(存境)、滿城無故人(泯心)。」又龐居士道、「只管自己得以無心的心去對付一切萬物、那末怕什麼宇宙間的萬物常圍繞羅列在我們的周圍呢?」這便是泯心存境息妄的工夫啦。

四泯境存心。謂做功夫時。將一切內外諸境悉觀爲空寂。只存一心孤標獨立。所以古人云。不與萬物法爲侶。不與諸塵作對。心若著境心卽是妄。今既無境何妄之有。乃眞心獨照不礙於道。卽古人奪境不奪人也。故有語云。上園花已謝車馬尙駢闐。又云。三千劍客今何在。獨計莊周定太平。此是泯境存心息妄功天也。

(註)空寂、無諸相是空、無起滅是寂。『維摩經』佛國品云「不著世間如蓮華。常喜入於空寂行。」『心地觀經』一云「今者三界大導師、座上跏趺入三昧。獨處凝然空寂舍、身心不動如須彌。」心指萬有實體的眞如。『止觀』五上云「一心具十法界。」又指對信念的對象一直將心集注、不使心爲他所奪。『止觀』四下云「一心者。修此法時。一心專志。更不餘緣。」『探玄記』三云「一心者、心無異念故。」古人下一句出『景德傳燈錄』卷八龐蘊章。曰、「龐居

士參問馬祖云、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。祖云、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、卽向汝道。」故以古人或者是指龐居士也不一定。萬法和諸法同、指宇宙的萬象萬事。諸塵是色聲香味觸的五塵、這五法能污眞性、所以叫做塵。『普賢觀經』云「以著色故愛諸塵。」道、『俱舍論』二十五云「道義云何。謂涅槃路、乘此能往涅槃城故。」『華嚴大疏』十八云「通至佛果故名道。」奪境不奪人是四料簡中之第二料簡、指自己的獨立。自己若既獨立、一切萬法自然悉歸於自己、無餘一法。換句話說、便是十方世界全體現作一個自己的境地。古人形容這句道「金翅鳥王當宇宙、十方所有何出頭。」就是表現乾坤只一人的獨立自尊的境界啊。騈闐、騈是二馬相比、闐是盛滿、謂聚會連屬之意。三千劍客云々、出『禪宗頌古聯珠通集卷』十一、是龍門遠禪師所作的南泉斬猫頌的轉結句。這兩句故事出在『莊子』說劍第三十。現在把其大略記在下面。「昔趙文王喜劍。劍士夾門而客。三千餘人。日夜相擊於前。死傷者歲百餘人。好之不厭。如是三年國衰。諸侯謀之。太子悝患之。乃請莊子說王。王問莊子所御杖。長短如何。曰。臣有三劍。唯王所用。請先言而後試。王曰願聞三劍。曰有天子劍。有諸侯劍。有庶人劍。天子之劍。以燕谿石城爲鋒。齊岱爲鍔。晉魏爲脊。周宋爲鐔。韓魏爲夾。包以四夷。裹以四時。繞以渤海。帶以常山。制以五行。論以刑德。開以陰陽。持以春夏。行以秋冬。此劍直之无前。舉之无上。案之无下。運之无旁。上決浮雲。下絕地紀。此劍一用。匡諸侯。天下服矣。此天子之劍也。諸侯之劍。以知勇士爲鋒。以清廉士爲鍔。以賢良士爲脊。以忠聖士爲鐔。以豪傑士爲夾。此劍值之亦无前。舉之亦无上。案之亦无下。運之亦无旁。上法圓天以順三光。下法方地以順四時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。此劍一用。如雷霆之震也。四封之內。無不寶服。而聽從君命者矣。此諸侯之劍也。庶人之劍。蓬頭突鬢。垂冠曼胡之纓。短後之衣。瞋目而語難。相擊於前。上斬頸領。下決肝肺。此庶人之劍。无異於鬬雞。一旦命已絕矣。无所用於國事。今大王有天子之位。而好庶人之劍。臣竊爲大王薄之。王乃牽而上殿。宰人上食。王三環之。莊子曰。大王安坐定氣。劍事已畢奏矣。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。劍士皆服斃其處也。」獨計莊周句『頌古聯珠通集』作「獨許將軍建太平。」

(解)第四種是泯境存心。說做功夫時、要把一切心內心外的諸境籠統看作空無寂靜、只存一心孤標獨立、不得別有異念。所以古人道「不把萬法當作伴侶、也不和諸塵相作對頭。」心若著境那個心便是妄心。現在既達到無境的地步、那有什麼迷妄可存在着。這就是眞心獨自照耀不阻礙於修行的途徑的意思、卽臨濟禪師所示的奪境不奪人的作略。所以有句話說「上園花已謝(泯境)、車馬尙騈闐(存心)。」又龍門遠禪師也道、「三千劍客今何在(泯境)、獨計莊周定太平(存心)。」這便是泯境存心息妄的工夫了。